

为什么是李铁拜帅

专访中国足协秘书长刘奕

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(记者马邦杰、公兵)中国足协2日宣布李铁就任新一届中国国家足球队主教练。中国足协秘书长刘奕当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,较为详细地解释了选择李铁的原因和逻辑。

为什么是李铁

刘奕表示,选择李铁担任国足主帅绝非偶然,而是集思广益、深思熟虑的结果。

他说:“我们研究了李铁在武汉卓尔俱乐部和东亚杯时的带队表现。卓尔队是以去年中甲联赛球员为班底,但在李铁的带领之下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。大家都知道,他在带队打东亚杯时,球队集训时间非常短,参加了世界杯预选赛的绝大部分国足球员也没入选。我们感觉他指挥的三场比赛每场都有明显进步。他带来的变化,是我们未来想看到的变化。比如说,前场高压,阵型的紧凑和严密,后场由守门员发动组织进攻。他带队时间很短,能让这些变化在局部比赛的局部时段展现出来,我们认为已经非常不容易了。”

刘奕透露,李铁的精神气质契合现在国家队的要求。他说:“在与专家组的面试过程中,李铁展示出极强的求胜欲望。他的精神气质,是我们希望他能带到这支国家队去的。精神的传递非常重要,我们觉得,要打造一支能征善战、作风优良的球队,主教练的精神气质很重要。”

刘奕说,这次国足选帅坚持一个原则:选择合适的教练,而不是在选择洋教练和国产教练之间纠结。

他说:“这次我们国足备战时间非常紧张。我们需要一位短时间内能凝聚球

▲海报:有“铁”还需自身硬——李铁当选国足新主帅。
新华社发 高微作

队的战斗力、统一思想的主教练。我们觉得国内教练有与生俱来的奉献精神 and 使命感,同时,国内教练对球员细微的心理变化和情绪变化的把握,也有绝对优势。”

刘奕坦承,这次选帅也暴露了国产优秀教练匮乏的问题,这个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寻找解决办法。

中国足协工作机制与思路的本质突破

刘奕认为,追求国家队成绩,应该是系统工程,不能片面地把力争佳绩理解为急功近利。“但如果我们不搞体系建设,去片面追求国家队成绩,我觉得就是急功近利。”

“从2002年至今,我们男足冲击世界杯,要么功亏一篑,要么乏善可陈,都没有成功。我觉得,中国足协要去思考总结原因是什么。我认为,首先要从机制和思路上发生革新和转变。以前,很多人都是希望任命一个大牌教练主帅,认为找到一个正确的主教练就成功了。然而现在足球发达国家和地区,绝对不是把所有的希望都押在一位主教练身上。”刘奕说。

“我们国家队备战,必须是强大的体系支撑,‘依靠一个大牌教练就能取得好成绩’这个观点,必须要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。”他说。

刘奕表示,中国足协将为新一届中国足协组建复合型团队,包括体能教练、战术教练、体育科研专家、分析师、医疗康复团队、情报组和心理辅导组等。他说,中国足协将从国内外大量引入适合的专家进入团队。

“如果我们还是用过去的思维,押宝某一个洋教练,认为他是世界名帅,拿过世界冠军了,应该没问题了。其实,答案不是那么简单的。”刘奕说。

他说:“我们要解决中国男足2002年以来重大比赛一直输的难题。这需要

我们机制和观念要发生一次本质的突破。这样做,不敢保证一定能赢球,但肯定能增加赢球的概率;不做,赢球概率就会大大降低。”

建立大国家队体系

刘奕说,中国足协将通过这次国家队重组的机会,建立大国家队体系。

他说:“任何一个足球协会,国家队成功是最重要的标杆,这需要体系和方法。我们既要抓当下,又要看未来。如果国家队备战永远都是考前强化复习班,临时抱佛脚,那就会永远处于被动的局面。”

他表示,中国足协将参照足球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理念,建立大国家队体系,国家队、国奥、国青、国少等各级球队,从整个的教练员体系组成构架、评估体系、球员的选拔机制到技战术风格,都要统一。他称之为“大国家队体系”。

他说:“这次国足重建,是整个大国家队体系的启航。我们也告诉李铁,国足必须要在国家队体系中,发挥龙头作用。”

刘奕透露,对于中国各级国家队以及中超联赛的重要比赛,中国足协都安排两套专家组复盘分析。一套人马由中国足协技术总监克里斯·范普韦尔德带领,另外一套人马由欧洲的技术团队组成。这些专家正在从技术上为中国足球的发展梳理思路。

他说:“我们正在尽力探索中国足球的DNA和适合我们的技战术风格。我们要找到我们提升的空间和需要改进的板块在哪里。”

刘奕认为,新一届中国足协面临重重困难,时代召唤大家必须要砥砺前行,奋发有为。他说:“正如我们足协主席陈戌源所言,我们要让大家每年都看到进步,看到希望。”

这次国足选帅坚持一个原则:选择合适的教练,而不是在选择洋教练和国产教练之间纠结

他带来的变化,是我们未来想看到的。变化。比如说,前场高压,阵型的紧凑和严密,后场由守门员发动组织进攻

在与专家组的面试过程中,李铁展示出极强的求胜欲望。他的精神气质,是我们希望他能带到这支国家队去的

依靠一个大牌教练就能取得好成绩这个观点,必须要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

我们要解决中国男足2002年以来重大比赛一直输的难题。这需要我们机制和观念要发生一次本质的突破

中国足协将参照足球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理念,建立大国家队体系,国家队、国奥、国青、国少等各级球队,从整个的教练员体系组成构架、评估体系、球员的选拔机制到技战术风格,都要统一

我们要找到我们提升的空间和需要改进的板块在哪里

与天地对话:好奇心驱动,无问西东

北京天文馆名誉馆长朱进希望更多年轻人仰望星空

本报记者李牧鸣

“有两件事物我愈是思考愈觉神奇,心中也愈充满敬畏,那就是我头顶灿烂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法则。”

这是人类思想史上最气势磅礴的名言之一,它刻在康德的墓碑上,出自其著作《实践理性批判》。每当想起这句话,抑或真的仰望一下淡忘许久的星空,很多人焦灼的内心仿佛也获得了一点点清凉与宁静。

康德所言的灿烂星空,曾让多少仁人义士义无反顾,前赴后继,谱写科学史上不绝的华章。从伽利略到哥白尼,从牛顿到爱因斯坦……2019年,诺贝尔物理学奖亦授予了三位天体物理学家,以表彰他们“为理解宇宙演化和地球在宇宙中位置所作出的贡献”。而从2015年LIGO(美“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”)证明引力波存在,到2019年4月公布的黑洞照片,曲高和寡的天文新被拉入公众视野中,像沾上了烟火气的神灵。

天文,到底有何魔力可以迷倒众生?天文爱好者,该以何种方式仰望星空?天文学家和他们的生活,是如《星际穿越》般跌宕起伏,还是整日湮没在观测与数据当中?

记者日前专访了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科学传播中心首席科学家、北京天文馆名誉馆长朱进,借他手中的天文“小白”们,寻找一个通向天文学家与天文学秘境的引力透镜。

研究天文究竟有什么用?

“与客观事实相比,我们全部的科学都很原始和幼稚,但是,这正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。”——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

2019年8月26日,朱进从工作了17年的北京天文馆馆长岗位上卸任。“我是2002年9月从国家天文台调到天文馆当馆长的,按照现在的新规定,一般最多只能干十年,我这超得太多了。”不过,卸馆馆长职务的朱进更忙了。

记者最近一次在北京天文馆见到他时,朱进刚刚从巴黎参加IAU100太阳系外行星世界命名(NameExoWorlds)项目的新闻发布会回来。这个为112组系外行星和宿主恒星命名的活动,吸引了全世界78万余人的直接参与。

为心爱的人选一颗星星,是硬科幻小说《三体》里少有的浪漫情节。在《三体》外的现实世界,为心爱的星星选一个名字,同样浪漫与迷人。对普通人来说,天文的魅力或在于此。

朱进坦言,作为六大基础学科之一

朱进坦言,作为六大基础学科之一的天文学,特点就是好奇心驱动。天文学家有时“甚至不考虑(研究)这些有什么用,跟当下的社会有什么关系,有什么意义……虽然研究的结果,最后可能跟现实生活关系特别密切”

“可我也慢慢感觉到,天文其实对每个人都很重要,和每个人都有关系,不一定非得成为专业天文学家。因为,有好奇心的人,会有更幸福感”

的天文学,特点就是好奇心驱动。天文学家有时“甚至不考虑(研究)这些有什么用,跟当下的社会有什么关系,有什么意义……虽然研究的结果,最后可能跟现实生活关系特别密切”。

新中国成立70周年,尤其是改革开放41年来,科技发展让人民生活水平日渐提高,便捷度与日俱增,人们有时似乎过分在意“转化成生产力”的技术,而无意中冷落了解决“好奇心”的基础科学,比如天文学。这从高考专业“逐利”的选择上就可见一斑,包括近几年中学选科因“性价比低”被“边缘化”的物理。

基础科学研究真是仅仅为了解决“好奇心”这么简单?好奇心于人类有多重要?

1609年,伽利略因为好奇,把研制了三个月的望远镜指向了星空;1666年,休假的牛顿因为好奇,把一块三棱镜放在了暗室的窗孔前……谁能料到这些好奇心为后人认识世界打开了多么广阔的窗。

2019年12月21日,北京天文馆,IAU100 NameExoWorlds中国(内地)命名结果发布活动现场,被IAU最终确认的提案——和织女星同一星座——天琴座的母恒星H D 173416被命名为“羲和(Xi He),而其系外行星HD 173416b称“望舒(Wangshu)”。

胜出提名来自一群对星空充满好奇的初中生——广州第六中学天文社。



▲朱进在北京天文馆B展厅。

遥远的星星搭上了鹊桥。羲和是神话中的太阳女神,同时也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天文学家和历法制定者;望舒是为月亮驾车之神,也借指月神。

正读高二的许翊梵没想到,第一次来北京天文馆是以被邀请的方式,“这是我们心中的一块宝地”。当日下午在朱进主持的天文沙龙上,许翊梵说,“也许未来会走上天文研究之路”。

少年强则国强,天文馆,或是一个放飞梦想最好的地方。

天文的门槛并不高

“世界上有两种人:一种是来过北京天文馆的,一种是没来过北京天文馆的。”——朱进微博

朱进刚来天文馆工作的时候,想得更多的是为天文事业多培养优秀人才,“很多学习特别好的同学,不一定学天文。这么好的领域,没有最优秀的人来学,太可惜了”。后来发现,“天文馆跟天文完全不是一回事”。

“可我也慢慢感觉到,天文其实对每个人都很重要,和每个人都有关系,不一定非得成为专业天文学家。因为,有好奇心的人,会有更幸福感。”

翻看朱进推荐的一本书——《天文馆简史》,扉页上的文字充满甜蜜:

“怀着期待的心情,所有人排队走进一个带有巨大圆顶的大厅。观众落座后,大厅内逐渐变暗,黑暗笼罩,营造出不同寻常的氛围。接着,穹幕电影开始,我们仰起头,看着繁星逐渐在圆顶上呈现。随



▲朱进拍摄的星空。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着光影的移动,讲解员的声音缓缓响起,广袤的宇宙在我们头顶加速流转,爆米花和冰激凌还在口中留下一丝甜味……”

记者有一次参加隔壁古脊椎所周忠和院士的座谈,周院士说,对恐龙的热爱,多数人最多保持到12岁,然后,就没有然后了。对于天文呢?多数人对童年逛天文馆的美好回忆,难道只能留着陪下一代再来重温?

天文爱好者,除了逛天文馆,阅读相关书籍,进阶是否需要天文望远镜傍身?一步步深入,会不会由此踏上“烧钱”之旅?

朱进在采访一开始就先给记者扫盲:“一般人可能会觉得,作为天文爱好者,得买个天文望远镜。其实,肉眼是最好的观测设备,初学者我都不建议他们买望远镜。”

“很多现象,比如彗星、流星雨,其实用肉眼欣赏就好。望远镜是比人眼好得多了,但它口径一大,视场会非常小。所以越好(贵)的望远镜,口径越大,视场就越小,只能看到天上很小的一块。当然,也可以看到更暗的天体,把挨得很近的天体分开,能看清楚细节。”

不过朱进也提醒,一般的天文爱好者,能看到的绝大部分天体是恒星。在专业的望远镜里,恒星也是一个亮点。并不像大家想得那样,在望远镜里就能看见好多特别有意思、特别好玩的东西。

“那些炫目的深空天体照片,是因为相机可以长时间曝光,肉眼绝对做不到,因为肉眼看目标是实时感知的;其次,深

空摄影还可以叠加处理,提高信噪比,突出天体细节。所以深空摄影的照片比肉眼观察的细节丰富得多,亮度也会提高很多。”

天文学的初始是观测,在没有高级设备的古代,拼的就是视力,但天文又岂止观测?从小视力不好的开普勒,就是因为其出色的数学能力,把导师第谷多年观测的数据进行分析,推导出了行星运动三大定律——开普勒定律,也因此被称为“天空的立法者”。

与天地对话,无问西东

“数学对观察自然做出重要贡献,它解释了规律结构中简单的原始元素,而天体就是用这些原始元素建立起来的。”——约翰尼斯·开普勒

朱进也是因数学走上天文之路的。他1965年在北京出生,4岁就跟父母去了干校,河南3年,河北7年,高中才回到北京。

少年时代十年漂泊在外,并没有减弱朱进的京腔京韵:“我别的科目不行,但数学特别好,在河北邢台的时候,家里给我找了一个辅导老师‘加餐’,那个老师原来就读于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。他对我影响非常大。我高考第一志愿就报了北师大天文系,除了天文系以外,其他所有志愿都是数学系。”

“我们那会儿高考,谁也不知道能不能考上,都是瞎蒙的。我语文和英语超水平发挥,所以第一志愿就考上北师大天文系了,后来(对天文)就越来越感兴

趣。”说起16岁上大学的往事,朱进谦虚道:“不是少年班啊,那个年代学制不那么严谨,比我年级高的还有比我小一岁的。”

记者不禁感慨,各平衡发展之路在当下似是“王道”,学生们都是奋力去堵“木桶的最短边”,而忘了寻找内心的源动力。或许,缺乏对已知与未知的世界的好奇与热爱,乃至执着,才是很多人真正的“短板”。

1991年从南京大学博士毕业后,朱进进入中科院北京天文台(后改为中科院国家天文台)工作,一干就是11年。研究领域主要是太阳系小天体,包括小行星、彗星、流星之类。因为在1997年就有了一颗“属于自己的”彗星“朱-巴拉姆”(Zhu-Balam),很多媒体把他称为“追星者”。

朱进的微信头像却与星空无关——脖子上挂着两个水壶,奔跑在积雪尚存的山路上。2015年9月,因体检亮红灯,他开始恢复中断了30年的跑步。每个周末去参赛,全国各地到处跑。从半马到全马,一年后,基本升级为越野跑。

可能就像他说的,天文是一个不用跟别人打交道的学科,天文学家也多半不太擅长和人打交道,更多时候是孤独地与星空对话,跟跑越野差不多。

不过,最近因为一部纪录片一直在跟拍朱进的导演王松倒不这么认为:“朱进特别热情,剧组因为各种原因放他‘鸽子’,再约,照样乐呵呵配合。”

对于未来会倾注更多精力的科普工作,朱进肯定地说:“做科研其实多一个人,少一个人基本上没有那么大区别,不差我一个人;但做科普,勾起更多人的好奇心,或许会有更深远的影响。”

作为天文界“奥林匹克”的IAU,这次分给各国家和地区命名的系外行星系统,也很贴心地都选择了当地方便观测的亮星。比如“羲和”与“望舒”所在的天琴座,我国境内一年内有9到10个月都能看到。

虽然天文和航天严格意义上不是一个领域,为了普通人“追星”更容易上手,朱进在天文沙龙上也和大家重点交流了人造天体观测与拍摄。事实上,2019年底我国接踵而来的两大盛事,12月26日中午几乎跨越全境日偏食,12月27日晚“胖五”的完美复出,吸引了众多“追星”“逐日”者,整个周末,相关照片和科普刷屏朋友圈。

在很多科学家眼中,科学精神是比科研更加神圣的使命,替天文爱好者们庆幸,生活在最美好的时代。期待更多人开始仰望星空。